

愧  
郊  
錄

二

水



愧郊錄卷第四 五則

相臺岳珂

先廟後郊

珂前辨南北郊妄意以禮之大者與常禮異

折衷古今以俟博識及考元豐六年十月

庚辰太常丞呂升卿所奏則先廟後郊當

時亦嘗有議之者反覆其論可謂至當而迄

不見於用則蓋有弗便乎今雖欲力行不可

得也珂故因是而發其餘論焉升卿之言曰

近以郊祀致齋之內不當詣景靈宮及  
太廟朝饗遂具奏伏聞止罷景靈宮諸處  
朝謁而天興殿及太廟朝饗如故臣伏  
以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有天下者莫重乎  
饗帝臣歷攷載籍不聞爲祀天致齋乃於其  
閒先饗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寶之後用田  
同秀之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宮是歲將行  
郊祀以二月辛卯先躬享焉祀用青詞饋用  
素饌甲午又親享于太廟丙申乃有事于南



郊終唐之世奉而行之莫知其非雖論者以爲失禮然攷其初致齋之日乃辛卯享于太清宮至丙申殆且五日乃得雍容休息以見上帝也今陛下致齋三日其一日於大慶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明交者故經曰齋三日其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蓋先王之於祭祀之齋如此其謹也今陛下行禮於天興殿才齋一日爾其之太廟與郊

宮也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尙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況非全日乎於以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於以事上帝則齋之儀不專陛下恭嚴寅畏三歲一修大禮將以受無疆之休其爲致齋者乃如此殆未稱昭事之意也今太廟歲有五大享皆如古矣又於郊祀復修遍享之禮此爲何名乎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恭展薦獻臣曰不然唐

太宗時馬周言曰陛下自踐位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遂俾唐史不書皇帝入廟何以示來葉良謂此也且人主於宗廟之享自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饗者蓋後世之失禮也今日必因郊禮以行之則義尤不可夫因者不致專之謂也七世聖神儼在清廟朝廷不特講歲時親行之禮而因以饗之此非臣之所聞也臣愚以謂今郊禮宜

如故事致齋於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其  
宮廟親饗竝乞寢罷或車駕必欲至太  
廟卽乞止告太祖一室以侑神作主之意  
撤去樂舞以盡尊天致齋之義其天興朝  
饗乞更不行請如新降朝旨俟禮畢而  
恭謝伏請繼今日已往別修太廟躬祀之  
制歲五大享乘輿親臨其一焉仍望自今  
歲臘饗爲首於明年行春祠之禮禴與烝嘗  
自次年以敘終之每遇行廟享之時則罷

景靈宮一孟朝謁之禮 廟享致齋乞於

內殿出入如常儀如此則 祀天饗 親兩

得其當矣珂按先廟後郊蘇文忠軾嘗引書

武成證爲周禮而珂固疑其卽變禮以爲常

矣升卿謂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

神交者考之武成厥四月丁未祀于周廟越

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雖禮之變猶必歷

三日而後柴望則升卿之言豈非明據然珂

謂升卿之論 廟享歲五大享而臨其一乃

殺禮也非備禮也行 廟享之時則罷 景  
靈宮一孟朝謁之禮 廟享既與 景靈迭  
用且致齋 內殿出入如常儀乃常禮也非  
大禮也夫天地大祭也 祖宗大祭也隆禮  
備物不可偏廢其勢必如 仁宗祫享之制  
始合於禮之宜夫 嘉祐之行祫也以代三  
年之郊也輅而齋冕而事門而肆眚皆郊制  
也前乎元年 恭謝于 大慶後乎七年  
大享于 明堂則四年之祫適三年之中也

如升卿言是以常禮享 祖宗而以大禮祀  
天地也若每歲而入廟又三歲而出郊禮有  
隆而無殺知其必不能也知乎此又益知乎  
南北郊之不可以兼舉也分郊而祭舍升卿  
之說則 太廟 原廟之享不知其存乎否  
也苟存也則先南郊祀之先北郊亦祀之  
祖宗之祭二而天地之祭一 祖宗三歲而  
徧天地六歲而徧以卑踰尊不可也苟廢也  
則 原廟 恭謝之制就可如升卿之說而

太廟則不可以乏享也享不可以殺禮也是  
又於何時增此一郊耶其疏其數將於此乎  
益無統矣

魚袋

國初承五季草創官儀未備熙陵既卒武  
功垂意右文彌文浸舉章服稽古以爲後則  
雍熙元年十一月丁卯祀南郊大赦初許  
陞朝官服緋及二十年者敘賜緋紫內出  
魚袋以賜近臣自是內外陞朝文武皆帶凡



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京朝官幕職  
州縣官賜緋紫者亦帶親王武官內職將校  
皆不帶 國朝魚袋之制自此始珂嘗以歐

陽文忠脩劉昫新舊唐史唐會要考訂其由  
雖詳勅革然其所以勅者抑寓它說殆非

國朝所當因也會要高宗永徽二年四月二  
十九日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  
品五品竝給隨身魚袋舊史輿服志以爲五  
月新史車服志不著年月以爲三品五品有

飾金與銀之別且出內必合以防召命之詐  
還攷會要永徽五年八月十四日敕恩榮所  
加本緣品命帶魚之法事彰要重豈可生平  
在官用爲褻飾纔正亡歿便卽追收尋其終  
始情不可忍自今已後五品以上有薨亡者  
其隨身魚不須追收如此則魚袋本以褻飾  
恐不專以防詐僞也會要又載咸亨三年五  
月三日始令京官四品職事佩銀魚是日內  
出魚袋徧賜之舊史亦載此年月五品以上

賜新魚袋竝飾以銀三品以上各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參之新史魚袋之賜與分品賜飾年月迥別本非一時事又初無金飾魚袋之制所謂金飾者乃刀子礪石耳斷文紀事固已失實會要武后垂拱二年正月二十日赦諸州都督刺史竝準京官帶魚新舊史載年月無訛按外鎮督刺自有魚符初不假魚袋以信召命益驗褻飾之說爲可據所以給之者欲以均內外之寵而已會要天授元年

九月二十六日改內外官所佩魚爲龜至中  
宗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在京文武官五品以  
上依舊式佩魚袋久視元年十月十三日職  
事三品以上龜袋宜用金飾四品用銀飾五  
品用銅飾上守下行皆依官給神龍元年九  
月十七日赦嗣王郡王有階卑者許用金魚  
袋至元宗開元元年八月二十日諸親王長  
子先帶郡王官階卑者亦聽著紫佩魚袋神  
龍二年八月制京文官五品已上依舊式佩

銀魚睿宗景龍三年八月令特進佩魚散職  
佩魚自茲始新舊史雖有詳略其事互同則  
改魚爲龜正武后革命時事而中宗反正不  
俟淹時卽復其制要必有深意不直爲外飾  
蘇氏記又曰自永徽已來正員官始佩魚其  
離任及致仕卽去魚袋員外判試并檢校等  
官竝不佩魚至開元八年九月十四日中書  
令張嘉正奏請致仕官及內外官五品已上  
檢校試判及內供奉官見占闕者聽準正員

例許終身佩魚以爲榮寵以理去任亦許佩魚自後恩制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會要景雲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赦魚袋著紫者金裝著緋者銀裝新史開元初駙馬都尉從五品者假紫金魚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緋銀魚袋參稽竝觀則散官員外判試檢校皆佩魚又許終身雖去任亦佩益驗褒飾之說爲不誣而防詐之制爲已變也假紫假緋正今日借服之所自始而金銀銅之飾雖肇於

久視而用以

品秩者蓋

至於景雲而後定新史分品賜飾謂在高宗  
朝益見其非珂後因閱朝野僉載有曰唐上  
元年中令九品已上佩刀礪算袋紛帨爲魚  
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衆鯉彊之兆也至天后  
朝乃絕景雲之後又準前結帛魚爲飾竊疑  
魚袋之始意或出此武后旣廢帛魚亦改龜  
佩正一意度耳及攷雜傳記見唐李淳風讖  
書有江中鯉魚十八子之說爲唐受命之符

又酉陽雜俎載唐律取得鯉魚卽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鰓公賣者決六十程文簡大昌演蕃露載武后以元武爲龜故改龜佩粹此數說始信所疑爲有據依新史又載高祖初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其後改爲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畱守折衝府捉兵鎮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總監牧監皆給之宮殿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廂右廂給開門符閉門符蕃國亦給之雄雌各十二銘



以國名雄者進內雌者付其國朝貢使各齎  
其月魚而至不合者劾奏又新史載魚袋顛  
末曰隨身魚符者以明貴賤應召命左二右  
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  
合乃赴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某位姓名  
官有貳者加左右皆盛以魚袋三品以上飾  
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去官納之不刻者傳  
佩相付復攷帝紀高祖以隋義寧元年十一  
月甲子入京師二年四月辛巳停竹使符班

銀菟符五月甲子受禪改元武德九月癸丑  
改銀菟符爲銅魚符則草昧之初所以汲汲  
易之者正以爲開國之兆而其他一切之用  
符契皆以魚意尤不待辨而可察也在隋之  
先雖亦嘗用魚符矣特偶然以爲飾至唐用  
識正指此以神其革命又不當以隋爲比新  
史雜載之說正防僞之源流要是符盛以袋  
雖出初意袋飾以魚本爲寵章金銀之飾初  
無年月自當以紀爲正後雖不合符者亦得

佩意益顯然其不可泥初勅之制亦明矣然則國朝因之可乎洪文敏邁容齋四筆載隨筆書衡山唐碑別駕賞魚袋之名不可曉今按唐職林魚袋帶門敘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云開元敕非灼然有戰功餘不得輒賞魚袋斯明文也珂按以魚袋充賞蘇氏記新舊史皆有賞緋紫例兼魚袋之文會要開元二年閏二月敕承前諸軍人多有借緋及魚袋者無功借賞深非道理宜敕收取郎將

以上先借後奏其靈武和戎天武幽州鎮軍  
赤水河源瀚海安西定遠等軍旣臨賊衝事  
藉垂賞量軍大小各賜金魚袋一二十枚銀  
魚袋五十枚竝委軍將臨時行賞則賞魚袋  
出處亦可與職林參見也馬永卿懶真子錄  
載陝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問魚袋制度而荅  
以今之魚袋乃古魚符必以魚者蓋分左右  
可以合符唐人用袋盛魚今人以魚飾袋爲  
非古制要亦未詳攷其由云

服章入銜

今之 賜章服入銜者服紫者曰賜紫金魚  
袋服緋者曰賜緋魚袋其爲連率職司節鎮  
支郡倅貳服色未至而應隔借若序借者服  
紫者止曰借紫服緋者止曰借緋所借魚袋  
不以入銜而實得佩魚如正賜者珂按唐故  
事假紫者金魚袋假緋者銀魚袋見於新史  
開元之制 本朝 雍熙郊赦雖復賜魚而  
不及借服者攷之續會要 政和元年十一

月十七日尙書兵部侍郎王詔奏今監司守  
倅等竝許借服色而不許佩魚卽是有服而  
無章殆與吏無別乞今後應借緋紫臣僚竝  
許隨服色佩魚仍各許入銜侯回日依舊服  
色 從之則借服得佩魚蓋自是年始也然  
當時詔所奏旣許以借佩又許以入銜則凡  
今之結銜者皆當全書金魚銀魚袋而有司  
給 告敕例不帶行則被借者無緣敢自以  
入銜此 南渡而後掌故散訛之失也又有

位登法從而未至八座者於法止賜金帶不復佩魚而每於官職封賜全銜猶帶賜紫金魚袋被賜者亦不敢削去則是借服本有佩不得入銜賜帶雖無魚迺循誤例名實有無於是舛矣蓋凡除授率中書關尚書賜敕或下天官給告因襲前比不復檢覈士大夫亦忽不攷云

執政階官封爵

元豐官制初行以特進易左右僕射金紫銀

青易六曹尙書自特進而上非宰相不除執  
政雖久次階亦止金紫爵不過開國蓋祖  
宗朝參樞例官惟得至八座閒如李至之類  
亦僅寵以節鉞無爲僕射者夏竦徹國非端  
揆蓋相制已頒而格且爲樞密使而後得之  
故元豐稽以爲此所以辨等衰重名器也  
然在昔時侍從官得至吏部尙書實今金紫  
洪文敏邁容齋三筆載紹興以來惟梁揚  
祖葛勝仲以致仕得之自是而後始以兩階



爲重專待執政從橐至光祿者已絕少不復  
可以序進何元樞澹去 國及今十五年不  
改金紫階洪文敏邁沈憲敏樞以宣奉上課  
皆不行後以致仕及子遇郊敘封而後得之  
文敏亦自著其事於三筆此最近日明證珂  
嘗攷之 徽宗詔旨 宣和元年二月戊戌  
特進知樞密院事鄧洵武爲少保依前知樞  
密院 詔以洵武首議 紹述故錄其功也  
旣又封莘國公雖其年三月癸丑 御筆恩

數竝依宰臣例乃正以已除少保之故而與之且其爲賜位時元未有此 旨是執政階官封爵似無限法矣當時以 元豐改制不置樞密使故洵武止以知院視宰臣珂又按蔡元道官制舊典曰 政和後薛昂帶觀文殿學士任特進白時中以門下侍郎帶特進皆失舊制繼 詔竝改金紫光祿大夫今後非宰相不除則是 政 宣閒雖時有侵紊尙能申儆初制如蔡攸之與京恩倖震天下

乃自殿學士由節鉞序進儀同遂班孤棘它  
日領宥府蓋已在爲傳之後而 紹興間秦  
檜以舐犢之愛其子熺自知院引嫌罷纔降  
恩數比宰相之 旨遂歷大觀文少師封國  
公其躡進捷出有京攸之所不敢爲蕩滅典  
法餘燄至今尙可想也葛文康勝仲行狀謂  
勝仲以左宣奉謝事文敏亦誤紀耳或謂  
元豐寄祿條目開府特進爲散執官金紫至  
太中爲侍從官予之以其名而陰尼其所至

殆不可曉珂竊謂不然今著令有曰觀文殿  
大學士至諸閣待制爲侍從官而世未有以  
舊橐除大觀文者泥文捐實固不得輕議  
聖制也

尚書之名

今世爲尚書者尚字皆從平聲都省之名亦  
然珂嘗竊疑其義有所未解攷之宋書百官  
志而後知其訛志之言曰尚書古官也舜攝  
帝位命龍作納言卽其任也周官司會鄭元

云若今尚書矣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  
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  
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戰國時  
已有尚冠尚衣之屬矣秦時有尚書令尚書  
僕射尚書丞然則尚書之稱當從去聲而非  
平聲亦既明甚第鄭康成注周禮司會曰司  
會計官之長若今尚書唐陸德明釋其音曰  
常雖有此據了不知其義之所繇取此殆今  
世襲稱之始也 徽宗朝復殿中省有六尚

今內省品秩猶有尙宮等稱謂益無可疑云

愧鄰錄卷第四

...

...

...

...

愧郊錄卷第五 九則

相臺岳珂

永固更號

永固陵之易 中興會要不載所以惟張澄  
奏不犯歷代陵名一語粗見微意而王明清  
揮麈錄迺自以爲其父所建明明清之言曰  
紹興戊午 徽宗梓宮南歸有日秦丞相當  
國請以永固爲陵名先人建言北齊叱奴皇  
后寔名矣不可犯且叱奴夷狄也尤當避秦

大怒幾蹈不測後數年卒易曰永祐珂按叱  
奴后本非北齊乃宇文周也其諡曰文宣明  
清當是見北齊有文宣帝諡號偶合而誤記  
耳遯是而上又有元魏文明馮后亦葬永固  
蓋在叱奴之前而明清不知援證其誤又可見  
中興會要之注曰先是有 詔於 西京修  
奉 陵寢有司撰陵名永固既而 梓宮權  
攢紹興府會稽縣故改今名則秦檜當時蓋  
不肖自以爲誤姑以 攢宮非久固之地而



易之味澄之 奏則檜密諭之旨不言而知  
矣今 中都吳山城隍廟額亦曰永固雖陵  
名已更要似不可因仍而尙未有議之者焉

熙寧崇寧年號

神宗初卽位踰年改元 熙寧盡十年而改  
徽宗初改元踰年又改 崇寧盡五年而改  
珂按二號皆劉宋陵名高祖武帝之婕妤太  
祖文帝之母曰章胡太后實號熙寧太祖文  
帝之美人太宗明帝之母曰宣沈太后實號

崇寧 藝祖考鑑背而易乾德蓋以稱謂之  
重複耳復猶不可此名可乎哉一時當 國  
者其不審亦甚矣

泰安宮

紹熙甲寅 光宗既堅與 子之斷 移御  
泰安宮既而 聖躬猶未清安朝議請易宮  
名爲壽康以覲導迎箕疇之福壽康復名珂  
固前記之矣嘗再攷南齊書太祖高皇帝實  
葬泰安陵二字皆同則瞭然知其非所宜稱

也一時降詔定名之際詞臣亦失於考閱云

五齊三酒

珂之仕中朝屢攝官涖祠祭每見尊彝之設五齊三酒皆有其名而實無之惟將事則取具天府蓋止一色公醢耳聞之容臺吏尊羃之下率多空惟一尊僅寘杯勺以共祭它日又攝光祿丞得先祭贊閱視酒饌又攝太官令躬酌酒實爵得窺其中蓋皆如言則其初點饌之際執事者徒再倡酒齊之目而已

於以驗其名殊而實一也嘗讀周禮正義頗  
疑醞法不明古制難復攷之通鑑長編 元  
豐六年十月甲申光祿卿呂嘉問言光祿掌  
酒醴祠祭尊彝相承用法酒庫三色法酒以  
代周禮所謂五齊三酒恐不足以上稱 陛  
下崇祀之意近於法酒庫內酒庫以醞酒法  
式攷之禮經五齊三酒今醅酒其齊冬以二  
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撥醅甕而浮蟻  
湧於面今謂之撥醅豈其所謂泛齊耶接取

撥醅其下齊汁與滓相將今謂之醅芽豈其  
所謂醴齊耶既取醅芽置笏其中其齊葱白  
色入焉今謂之帶醅酒豈其所謂葢齊耶冬  
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醅色變而微赤豈  
其所謂緹齊耶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  
外撥開醅面觀之上清下沈豈其所謂沈齊  
耶今 朝廷因事而醞造者葢事酒也今踰  
歲成熟蒸醞者葢昔酒也 同天節上壽燕  
所供臘醅酒者皆冬醅夏成葢清酒也此皆

酒非所謂齊也是知齊者因自然之齊故稱  
名酒者成就而人功爲多故饗神以齊養人  
以酒竊恐典禮如此又司尊彝曰醴齊縮酌  
盎齊沈酌依經傳則泛齊醴齊以事酒和之  
用茅縮酌其盎齊緹齊沈齊則以清酒和之  
不用茅縮酌如此則所用五齊不多而供具  
亦甚易蓋醞酒料次不一此五種者成而皆  
自然伏望 聖斷以今之所造酒與典禮相  
參審或不至差謬乞自今年 郊廟共奉

上批嘉問論證似有理趣今宗廟所實尊  
彝酒齊未備就且如其說用之於理無害然  
則當時蓋嘗施用而又前乎慶歷後乎  
大觀皆經講明具珂後記彌文禮容交舉  
竝修要必不廢特建炎南渡之後有司失  
其職耳非故事也祖宗祀存古之意最  
爲嚴重是說其有稽焉

### 齊酒廢革

齊酒之用於祖宗朝者無所名見五季因

陋未皇禮文無可攷者珂按 國朝會要

慶歷元年十月十五日同判太常寺呂公綽言  
郊廟所陳罇鬯之數皆準古而不實以五齊  
三酒及用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爲看器其  
郊廟天地配位惟用祠祭酒一等分大祠中  
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樽酌獻一樽飲  
福餘皆空器按開元禮崇祀錄昊天上帝皇地  
祗六樽太樽爲上實以沈齊著樽次之實以  
醴齊犧樽次之實以醴齊壺樽次之實以沈



齊山壘爲下實以三酒配帝蓋樽爲上實以  
沈齊犧樽次之實以醴齊象樽次之實以盎  
齊山壘爲下實以清酒皆加明水明酒實於  
上樽五方北極天皇大帝神州地祇大明夜  
明太樽實以沈齊五星十二辰河漢象樽實  
以醴齊中官壺樽五方山林川澤唇樽竝實  
以沈齊外官概樽五方丘陵墳衍原隰散樽  
竝實以清酒衆星散樽實以旨酒皆加明酒  
各實於上樽宗廟每室設尊彝黃彝著樽之

上樽皆實以明水黃彝實鬱鬯著樽實以醴  
齊又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鄭康成云鑑  
類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月之水欲得陰陽  
之潔氣也臣謹以古制攷五齊三酒卽非難  
得之物將來 郊廟祭饗宜 詔酒官依法  
制齊酒分實樽罍仍 命有司取明水對明  
酒實於上樽或陰鑑方諸之類未能猝辦請  
如唐制以井水代之下博士議而奏曰比 郊  
廟祠祀壇殿上下所設樽罍惟酌獻飲福二

樽實以祠祭酒餘皆徒設器而不實以五齊  
三酒明水明酒誠於禮爲闕然五齊三酒鄭  
康成注周禮惟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制造  
之法今欲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其壇殿上下  
樽罍有司不得更設空器其明水明酒竝以井  
水代之其正配逐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  
者各增二升從祀神位竝用舊升數實諸樽  
罍配以明水明酒從之既從其請則自  
慶歷以來雖欲用之而不能其法矣此

元豐呂嘉問之請所以有爲而發也還攷

元豐元年七月二日詳定 郊廟奉祀禮文

所言古之祭祀以五齊薦諸神以三酒酌諸  
臣其用不同今尊雖具均以法酒實之而無  
清濁厚薄之異是名物徒存 亡其實也再

詳五齊鄭氏以爲醴恬與酒味異其餘四齊

味皆似酒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恭不尙味而

貴多品也若三酒則人所飲也事酒爲有事

而新作者卽今卒造之酒昔酒久 方熟故

名以昔二者色皆白清酒久於昔酒故色清而味厚欲令法酒庫內酒坊以見造到逐色酒實之從之則三酒當時尙未備五齊固可從而知不知公弼之奏已後復曾講明否禮文所之言乃在嘉問奏論五年之先則遐想中間酒齊醞法之不講亦云久矣嘉問旣奏神宗親批其後有於理無害之語而大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議禮局又言古者祭祀設五齊三酒酒正之法式不傳於後

而先儒特以當時名物所有而言之 國朝

祀儀雖有齊酒之名而一以法酒代之 康定

元豐皆嘗討論以爲非是欲望 明詔有司

依放古法造五齊三酒祭祀則供之自太尊

以下至於壺尊自泛齊以下至於清酒各以

其序實之庶合古法 從之則 元豐之後

又曾經廢革詳攷 御批旣謂似有理趣又

謂就且如其說豈猶有疑而迄於未用耶然

大觀之從必當見於用周禮注疏可覆非世



其序實之庶合古法。從之則。其禮之。
 又會經廢革詳攷。御批既謂似有理。又
 謂就直如其說豈猶有疑而迄於大邦耶。
 大興之役必當見公用周禮注疏可謂其











子起位後二日押入起居... 奏事罷復

... 五月庚申忠彥遂以次觀文

... 布之罷後忠彥兩圖月林就

... 始突然忠彥之得狀有似

... 忠彥之去在

... 下侍

... 大

...

...



罷免忠彥得狀驚曰又似李邦直矣徑歸具  
劄子避位後二日押入起居 奏事罷復上  
馬還觀音院五月庚申忠彥遂以大觀文罷  
知大名府則布之罷後忠彥兩閱月材能甫  
之所由遂爲事始矣然忠彥之得狀有似李  
邦直之語邈而攷之清臣之去在建中靖  
國元年十月癸巳時自門下侍郎罷爲大資  
政亦知大名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曰先是  
曾布獨對 上諭布人物有可 詔對者但

奏取來便當 批付閣門布尋以劉燾王防  
周壽白時中四人名聞 上悉批令對四人  
者皆布門下士清臣密啟 上謂燾防等爲  
四察八偵旣而對衆顯白四察八偵不可爲  
言事官 上色變衆莫曉其語 上以諭蔣  
之奇章燾曰清臣蓋指王防劉燾等也令諭  
布知且曰清臣所爲婦人女子之事尋召燾  
告之仍令轉達 上旨時九月丙戌也後二  
日布畱身謝 上諭以察偵之語且言所謂



察偵皆臣所親接之人君子小人各有黨類  
此等人皆知順 聖意奉行法度者非營私  
也若晁補之畢仲游之徒皆與清臣輩背公  
死黨之人必不與臣親厚此理之必然也

上曰清臣害政當去布曰補之等何能爲清  
臣在政府則爲害政矣 上曰彭汝霖累有  
文字但未出卿可諭汝霖繳申清臣則因其  
請出便可令去布曰臣未嘗與言事官交通  
昨者 聖諭令彭汝霖召吳則禮諭 聖意

臣迄今不曾令則禮至汝霖所今旣被旨  
容臣更展轉道達次上知布之未奉詔  
也翊日趙挺之對遂令諭汝霖汝霖遂草  
疏納清臣於待漏院三省各申一照會狀但  
言前後五有章疏論清臣當罷政未承施行  
謂其必能自請而安然自居慮清臣之不知  
已錄申之矣清臣得汝霖申狀皆不以告同  
列布及同列亦莫知其由奏事畢清臣畱  
身請去遂出居僧舍上以清臣劄子付通

進司遣一老卒持送故事當遣御藥封還而  
清臣畱身時嘗白 上曰臣本無去意但爲  
言者所迫如蒙遣使 宣召臣更不敢違

聖旨以是上不敢遣使恐其遂畱且 諭之  
奇及棗大笑之及再入劄 批付三省而有  
是命則又先忠彥七閱月詳味初意 徽祖

正以體貌輔臣務全去就而爲是委曲斯古  
所謂進以禮而退以道者大昌博極羣書自  
元符至 靖國止一年八閱月偶不下攷此

數時事耳明清所錄近出 紹熙甲寅歲大  
昌先進固當不見其書故亦莫之辨也

百官轉對

今在 京職事官轉對始於唐 藝祖草昧  
首嚴斯制 建隆三年二月甲午 御札曰

應在 朝文班朝臣及翰林學士等 朕自

應運開基推誠待物顧干戈之漸偃欲華夏  
之永安渴聽讜言庶臻治道今後每遇 內

殿起居依舊例次第差官轉對竝須指陳時

政闕失明舉 朝廷急務其或有刑獄冤濫

或是百姓疾苦竝可採訪聞 奏凡關利病

得以極言 朕當擇善而行無以逆鱗爲懼

如有事干要切卽許非時上章不必須候輪

次亦不得收拾閑慢之事應副 詔旨仍須

直書其事不在廣有牽引卿等或累朝舊德

或閒代英材當思陳力事 君豈得緘言食

祿竝裨闕政用副旁求珂按唐興元元年九

月之詔惟正衙及延英坐日常令朝官三兩

人面奏時政得失而已迄今猶然未聞許之以指陳刑獄冤濫採訪百姓疾苦也指獄事則必有主名言百姓則亦關長吏是凡百司皆許之以獻出位之言如臺諫之職矣以一世之賢僅得三五人以任言責猶足以達下情開公道況夫人皆得借玉階方寸之地天下事寧復有壅蔽者乎大哉 聖謨真足以爲萬世無窮之法

任子分授

舊制任子許分貶徧及支庶纔稍降資秩而已後乃不復然珂嘗攷續會要 熙寧五年

四月二十二日辰州團練使致仕郭化言乞將合得一子恩澤分減與子熙恭二人近下班行內安排 詔郭熙與右班殿直舊例與子恩澤許降資分授 上以一子官 朝廷之特恩分授非古且長僥倖遂 命罷之然則此制蓋襲用已久革而當人心雖各私其子亦莫之敢議今世鮮復有知此故事者





愧郊錄卷第六 十二則

相臺岳珂

寺監簿職守

南渡而後官失其守凡寺監主簿率多預尾書與丞鴈行珂爲扈簿日固竊疑所職有常非可越俎盡削文移之繫銜者如故事獨本寺常程文書猶間占位涉筆先夫人一日見吏呈牘謂珂曰簿不預政此元豐令文也當謹視官制珂唯謝退而却之吏皆拱手不

敢去固郤乃從殊費頰舌後閱洪文敏邁容  
齋四筆有曰自元豐官制行九寺五監各  
置主簿專以鈎攷簿書爲職它不得預紹  
聖初韓粹彥爲光祿主簿自言今輒預寺事  
非先帝意也請如元豐詔書如玉牒修  
書主簿不預見於王定國雜錄子猶及見  
紹興中太府寺公狀文移惟卿丞繫銜後來  
掌故之吏昧於典章遂一切與丞等今百司  
庶府皆戾官制非特此一事也珂再攷典故

元豐六年七月庚申 詔寺監主簿止是專掌

簿書其公事自當丞以下通議施行今取問  
寺監有令主簿簽書公事處大理寺丞長貳  
正主簿八員衛尉寺卿主簿二員將作監少  
監丞主簿五員都水監使者丞主簿四員少  
府監少監丞主簿三員司農寺少卿丞主簿  
四員太常寺丞主簿二員軍器監少監丞主  
簿四員內長貳主簿可竝降一官正丞竝展  
磨勘二年各不以去官原則初制信必之嚴

蓋如此 會要亦具書禁令顧今上下習故爲  
常比比皆是反於其職所謂簿書迺無一可  
攷是亦重可興歎也若平日扈寺文移簿固  
預書而申省與部獨不列簿銜蓋舊制僅存  
者似頗與邁所見異當時或見諸它官府云  
牙魚不可服用

近世 中都闔鄜鬻冠飾者率爲物象螭一  
角而兩足鳥翼而鴟尾通國服之謂之牙魚  
珂按典故 元祐二年二月辛丑翰林學士

承旨鄧溫伯等言奉 詔參攷 皇太妃冠  
服禮令不載亦無故事請參酌裁定其生日  
節序卽請損 皇后三分之一 詔依所定  
內冠朶用牙魚當時詳定者韓儀公忠彥歐  
陽棐與焉二公墓誌可攷方 泰陵嗣服  
欽成以 堯母之貴春秋之誼當極尊宥徒  
以 宣仁 欽聖萬壽故小誦其禮則其爲  
后服亦逼矣今世恬不以爲怪何耶

真徽沔三州

大中祥符六年五月 詔升建安軍爲眞州  
宣和三年五月改歙州爲徽州 開禧三年  
四月改興州爲沔州六月改順政縣爲略陽  
縣珂按三州皆複名眞州在唐號昭德郡天  
寶五載分臨翼郡置乾元元年改州名徽州  
在唐號利州武德四年置正觀十一年改州  
名沔州在唐號漢陽縣武德四年分沔陽郡  
置州建中二年廢爲縣四年復州名寶歷二  
年又廢夫眞州隸劔南道西南之陞也今複

其名於淮南徽州隸羈縻州蠻夷之境也今用其名於江東沔州隸江南道沔水之衝也今徙其名於關外取儀真以稱蓋以範鎔

三祖玉皇之像而表其瑞反累之僻陋之故名易徽美之號蓋以翦滅方臘篁竹之妖而示其革反同之椎辯之巢穴撫谷水之源蓋以蕩滌逆曦洿瀆之跡而大其戒乃紊之下流之別邑數百載而下方屨之士尙論職方名混而訛地隨以異焉知其無千里之謬乎

順政本漢沮縣地攷之寰宇記後魏太武帝嘗到此僑立略陽郡耳今遂卽僑寓之名以名縣尤爲失實其初更定稱謂要皆未嘗旁攷也州名之所在珂蓋卽李吉甫元和郡國圖志樂史太平寰宇記劉昫舊唐史歐陽文忠修新唐史參書之真州之置惟元和圖志以爲直州縣名真符亦謂之直符徽州在新唐史又以爲徽州且號西利沔州在寰宇記先紀隋大業初嘗建州蓋以沔水爲名尋改



沔陽郡武德平朱粲分郡置州天寶初爲郡  
大和二年四月廢以其地入鄂州四年又置  
後復廢入鄂周顯德中置爲漢陽軍舊唐史  
紀廢郡又以爲太和七年皆差齟不齊餘各  
互是桑欽水經載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  
中又注曰沔水一名沮水闕駟曰以其初出  
沮洳然故曰沮水也縣亦受名焉導源南流  
泉街水注之出河池東南流入沮縣會於沔  
則又今改沔州名之所據珂攷真州本以真

符縣得名今洋州自有真符乃天寶八載開  
清水谷路復置又因鑿山得玉冊更名隸京  
兆府真之真符雖複天下縣邑乃多有之節  
度使章仇兼瓊之置初爲直符營在天寶三  
年後以節度使郭虛己之奏置郡在五年乾  
元乃因營名而名州自營而名縣自縣而名  
州雖其理近似然所出處凡四而三謂之真  
惟元和圖志異焉安知其不訛而爲直也洋  
名之複蓋因事起義且在此年後不足以爲

惑徽字易訛郡非中國者名不常見故或有舛西利蓋猶利也唐山南道已有利州其名西利無疑沔稱隋建固非其地本漢陽縣又與沔陽郡異謂之析郡之縣以置州則可謂之因郡以易名則非也且徽州之名自崇寧二年正月始詔廢爲蒔竹縣至宣和而遽徙其名於它地則尤不可它如此比者尚不一更有埃於詳攷焉

國名寓意

漢制封侯國雖以鄉邑之名爲稱閒有寓媿  
惡於其閒如羹頡不義折姦富民冠軍之號  
猶存褒貶攷之寶憲傳注冠軍國仍是國名  
它可知已 本朝司封之典大國次國小國  
名有定數著之令式不容創固無復此意珂  
嘗攷 中興會要張忠獻浚以 紹興十二  
年十一月封和國公三十二年六月改封於  
魏史文惠浩言行錄有曰秦檜既定和議特  
國浚於和及 孝宗卽位欲任以恢復乃改

國魏然則 聖意固示之矣若和則檜志而  
忠獻實嘗力爭焉乃以名其國豈固欲反其  
所言耶近歲大臣有請致仕而盍徹國者詞  
臣偶進擬珍國議者謂若有所風其家 上  
言卒改成國蓋亦寓意於名者云

辛簡穆諡

辛參政次膺諡簡穆珂按 國朝典故 皇  
祐三年九月乙卯武寧節度使兼侍中夏竦  
卒贈太師中書令賜諡文獻知制誥王洙當

草制封還其目謂臣下不當與僖祖同諡遂改焉是月丙子遂改太子太師諡文獻王溥爲文康司空致仕諡文憲章得象爲文簡蓋溥同僖祖得象同周公亦以洙言也

翼祖后之諡曰簡穆在累朝無敢用之者

容臺訂議考功覆按得不考洙之所言乎或

謂翼祖乃祧廟按洙之言周公且不可雖

祧猶祖也其復何疑次膺以元老參預其賜

諡當在乾道淳熙閒是時光堯萬壽

翼祖雖祧猶爲九室之內尤不可以此藉口也

修書恩數

崇觀以來文治日興三館史局修書每成關乙覽輒有醲賞蔡京當國至有修書已竟分爲五六進以希濫恩而適值王黼矯枉所爲之書皆弃不錄者中興謹惜名器益以進書爲重嘉定癸酉十月丁酉朔臺臣有言修書不進十餘年於此矣嘗

求其故則自 進書之有賞始史官載筆職  
在撰述而無事時不敢修史何者恐其有徼  
賞之嫌也必待 登進有期然後彙次編集  
臨時取其率多逸遺史之不修蓋原於此每  
進一書糜爵費財上下霑被學士大夫自循  
轉外 好賜無幾而輿臺胥吏賞賚有差用  
度不貲難於輕舉書之不 進亦此之由今  
者 鉅典勒成一朝同 進官無濫賞人自  
欣愜而吏有橫賜可不痛裁臣謂除本所見



在執役奔走之人及三省官吏於本處實有  
職事相關者許照舊例從公保明次第躋獎  
其他寅緣請託寄附姓名平時不相誰何足  
跡未嘗一到如聞市肆等輩亦得濫廁其間  
例霑厚賜甚亡謂也下私其恩國重其  
費綜核之朝詎宜有此臣非不知希闊  
之遇寧過乎厚然以國史爲重則人情有  
不暇卹故寧裁抑於今日庶幾有補於將來  
使由是而費果省也則史無時而不可修亦

無時而不可進何至有因循遺失之患其  
與徇小節而虧大體者萬萬不侔矣珂嘗攷  
典故元豐六年蒲宗孟爲尙書左丞嘗因  
奏書請官屬恩神宗曰所修書謬甚無恩  
宗孟又引例書局儀鸞司等當賜帛上  
以小故未荅王安禮進曰修書謬儀鸞司等  
人恐不預上爲之笑則吏有橫賜在先  
朝固久有之而予奪之柄又出一時雖修  
書官亦不容必其賞也是知祖宗於例所

當得猶必眠功而爲輕重責實之政所以貽  
孫謀者真可法云

閩中譌傳兆域

閩之福爲會府建炎搶攘奉會聖御容  
以卽安至今有巨璫泣崇奉焉福人因是  
多譌言皇祖兆域有在是郡者士大夫率  
以爲無稽弗之聽珂攷典故其說亦有繇來  
元豐六年閏六月丁酉禮部言泉州民朱信  
等言慶歷中有旨泉福等州訪求碎石

山 皇祖兆域今方求得 本朝遠祖乃福  
州閩縣碎石山人 景德中亦嘗 遣使至  
福州訪碎石山家宅事迹碎石山今俱肱院  
是也趙真君家見存而此山下有趙氏捨田  
契書姓名兼有古鐘銘文可爲證據乞 遣  
官審實 詔祕書省檢 元降指揮仍令福  
建路轉運司取朱信等所陳證據其後祕書  
省言 慶歷中無下福建路訪 皇祖山陵  
指揮福建路轉運司言遣官案視所言謬妄

無根 詔朱信等罪以 赦除之後又詣尙

書省言家有古書可案取視之乃唐中和七  
年地契後列趙氏族人有名從良從月者指  
以爲 聖祖其妄若此則愚民之傳久矣不  
可解矣承平保州位雖系屬籍而 欽 康  
靖三陵猶不敢臆決 遷奉之際特尊爲一  
品墳以俟審定豈復真有 景德之使耶朱  
信旣以 赦除罪 神宗之意亦出於 吾  
寧受百欺庶幾得之尊 祖之至也

開先寺

廬山之址有寺曰開先華藏寺依山陽占籍  
江東之南康軍珂按京師太平興國寺實  
有開先殿以奉藝祖神御天聖八年九  
月始建於寺之後廷十二月命宰臣呂夷  
簡充奉安御容禮儀使入內都知韓守  
英管幹十一月自天章閣迎奉於會慶  
殿奉安十二日百官立班殿庭皇帝行酌  
獻備儀仗鼓吹僧道威儀奉迎赴殿皇帝

行奉安之禮次日 皇太后又酌獻 景祐

三年殿火遂罷 朝謁 慶歷六年八月殿

成 帝飛白書榜九月 命宰臣賈昌朝奉

安十月 帝親行酌獻禮七年正月十一日

朝謁如常 至和元年十一月重修權奉

御容於 天章閣二年七月復奉安於殿則

開先之名已爲 館御 累朝密奉如此其

至寺久當易矣今天下寺宇同稱者多固不

止是郡縣當以時申請而正之可也

五言雜錄 紹興嘉泰二詞

紹興和議之成臺臣追正直祕閣李健陷僞  
之罰謫監德安府在城酒稅制詞曰往者  
元惡盜我魁柄濁亂國經爲不道之宗主故  
汝得以免賴天之靈國是大定汝曾不知愧  
甄濟而從搢紳之後罪豈勝誅慶元黨論  
之起中書舍人陳傅良追削家居嘉泰會  
赦復官予祠制詞曰日者宗相當國凶悞  
自用論者指爲大姦似矣盍亦攷其所以然



蓋一妄庸人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惡而一時  
大夫士逐臭附炎幾有二王劉李之號 朕  
甚憫之二詞蓋皆順時好前指趙忠簡鼎後  
指趙忠定汝愚也珂按 國朝故事 太宗  
時宰相盧大戎多遜以交結 宮邸竄朱崖  
繼而趙韓王普罷相會其年韓村決河塞知  
海州胡旦獻河平頌因有逆遜投荒姦普屏  
外之語 上震怒貶商州團練副使 祖宗  
之惡迎合者如此況假 綸綍以濟私意而

小史金卷一  
毀譽復失其真耶三字之失體蓋不在林希輩下矣

北使借官

自景德以來凡中國使入蕃必隨所居官小大加借以遣之所以重王命綏遠人也議者或謂單于天驕其報聘也官雖高必降秩以示殺禮珂嘗攷之其實不然按陵陽布衣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曰紹興二十八年五月戊寅金國賀生辰使驃騎

衛上將軍殿前副都點檢蕭恭副使中大夫  
尚書工部侍郎魏子平入見 紫宸殿子平  
宏州奉聖人中進士第累遷太府監又注其  
下曰魏子平事以金國翰林直學士趙可所  
撰墓誌修入誌云正隆元年授太府監三年  
三月充國信副使使於 宋四年權右司郎  
中今 日歷所書乃云工部侍郎則是北人  
亦借官也可有文集刊行心傳得之以參書  
繫年事其言有的據表之以釋議者之疑

官年實年

今世出仕者年至二十始許涖官纔登七旬  
卽盍致仕或不得謝則亦隔去磨勘弗許遷  
陟又有舉人年及該恩則或得封敘選調滿  
六表礙格則不得注令宰丞掾之屬利害互  
出故世俗多便文自營年事稍尊者率損之  
以遠垂車襁褓奏官者又增之以覬速仕士  
夫相承遂有官年實年之別閒有位通顯者  
或陳情於 奏牘閒亦不以爲非珂攷之

祖宗時此事亦有明禁 國朝會要 治平

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詔劾內殿崇班郭繼

勳增加歲數情罪以聞以其陳乞楚州監當

自言出職日實嘗增十歲也 祖宗之懲欺

僞亦嚴矣繼勳雖終以不欺意其出職之名

或階胥史而進楚州之監當必緣其年之高

而不得授所以復自言而勾損焉此則增損

惟己尤不可以不懲者若今陳情率是告老

引年而後及之大非求進之比固不可以爲

據要之官年實年差別爲二形之表章其語亦不雅馴也

仙釋異教之禁

今 中都仙釋之教盛行或列肆通衢爲箕筆之妖或毀體四支爲詭異之狀浩穰彈壓漫不問焉曰此非法令所及也珂按 國朝會要 政和六年正月二十三日 詔近來京師姦猾狂妄之輩輒以箕筆聚衆立堂號曰天尊大仙之名書字無取語言不經竊慮

浸成邪慝可令八廂使臣逐地分告示毀撤  
焚棄限三日外立賞錢三千貫收捉犯人斷  
徒二年刺配千里官員勒停千里編管若因  
別事彰露本地分使臣與犯人同罪每月一  
次檢舉告示取使臣知委繳連聞奏 京城  
內外準此 政和五年十一月四日臣僚言  
諸色人燃頂煉臂刺血斷指已降 指揮竝  
行禁止日來未見止絕乞行立法 詔毀傷  
支體有害風教況夷人之法中華豈可效之

小炎金卷一  
累降處分終未能革可徧行下違者以大  
不恭論添賞錢三千貫文監司守臣知而不  
舉與同罪京師委開封府尹嚴行禁止前  
詔則是年閏正月二十七日又嘗徧告諸道  
後詔則大觀四年二月一日已有  
矣茲特申之也祖宗立法嚴正詳備一  
於此於其所不及者彌縫酌蓋以時  
之今世或未之議何也

愧郟錄卷第六



愧鄰錄卷第七

二則

相臺岳珂

官品名意之訛

淳熙官品令自太師而下至翰林醫學列爲九品皆有正從蓋見行之制故著令所載凡敘蔭儀制罪贖不以高下槩謂之品官珂嘗泝源而求所始本魏延康元年二月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始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以州郡之賢

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則其初立品似非品秩也乃人品耳而通典載魏官自黃鉞大將軍至諸州郡防門明列品第則是肇端自魏已循而訛矣是時魏未受禪蓋亦漢法也然珂嘗攷之後趙而得名之所以訛攷之梁而得意之所以訛後趙王勒二年使張賓領選初定五品後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初用五而後以九則是更魏而

晉品數猶未定也通典可疑矣宋書九品謂  
晉江右所定則懷愍以前尙無之通典乃若  
是其較且明豈當時循陳羣之法謂某品人  
則可登某品所謂品者逆設以待其人而已  
非謂官品也益遠益訛遂爲官秩之定論耶  
此殆名訛之所以始也梁定班法與品互用  
而著其說曰十八班皆有清濁自十二班以  
上竝詔授表啟不稱姓從十一班至九班禮  
數復爲一等又流外有七班寒微者爲之從

此班者方得進登第一班梁承齊後者也品  
秩久定矣而蔡法度之所定決非肇始而所  
以寓禮數者不附於品而別之以班則班蓋  
梁之所自立謂一代之制不可以虛耳意自  
齊而上班之未有則禮數亦附於品則品蓋  
爲禮文之節耳此殆意之所以訛也詳攷梁  
班品法天監初武帝命尙書刪定郎濟陽蔡  
法度定爲九品秩定帝於品下注一品秩  
爲萬石第二第三爲中二千石第四第五爲

二千石隋百官志梁天監七年革選徐勉爲  
吏部尙書定爲十八班以班多者爲貴同班  
者則以居下者爲劣則品蓋非梁所專用而  
易以爲班矣謂班以選事而設則丞相太宰  
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爲  
第十八班初不關選法通典謂品制不廢疑  
若相須而成將軍釐定百二十五號爲二十  
四班其不登二品應須軍號者凡十四號別  
爲八班施於外國者又有百九號亦爲十品

二十四班班制之多乃如此則不假於品矣  
而莫知其徒爲禮秩之別也陳承梁後乃定  
相國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  
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巴陵汝陰二王  
後尙書令品爲第一自此以下昝列爲九正  
合今制而不分正從逆而求之晉宋南齊亦  
莫不然則皆承魏訛其益可信也

齊

事遵元魏而品從之名著焉是官之有品自  
曹魏始品之有從乃自元魏始及攷其初不

特正從也。而每品正從復分上中下焉。蓋一品之閒析而六矣。此高祖太和之制也。及二十三年高祖復次職令而世宗初班行之。三師二大乃不入品。其四品以下正從又分爲上下階。猶析而四也。北齊蓋因之耳。至於魏之列品。顧猶曰第幾品。從幾品。而未目爲正從。齊始別之。逮隋而曰正曰從。截然而不可紊矣。還攷梁制品。尙寡。故自九而一。乃極於丞相班。尙繁。故自一而十八。亦極於丞相班。

多者品貴品少者班尊二者相爲用而貴賤  
等差於此參見而互明班止於梁隨卽廢矣  
祖宗朝遷轉名曹皆各有流品 元豐後來  
始以寄祿無他名遂爾相混然禮數之異率  
繫一時官守元未嘗以品秩爲別此則言官  
制者之未嘗講明也然則陳羣之始本非始  
言人品者 當設逆待之法故循而見於魏  
官品之訛曹魏之訛亦非訛定禮秩者固當  
附設官之目故參而見於梁班法之用不攷











恩初授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自此累  
加焉而注其下曰朝軍指揮使止於司徒軍  
頭指揮使忠佐馬步都軍頭止於司空軍班  
都虞候忠佐副都軍頭以上止於左右僕射  
諸軍指揮使止於吏部尙書其官止若遇恩  
則或加階爵功臣又申之曰幕職初授則試  
校書郎再任如至兩使推官則試大理評事  
書記支使防禦團練使判官以上試大理司  
直評事又加則兼監察御史亦有至檢校員

外郎以上者行軍使皆檢校員外郎以上  
朝官階勳高遇恩有加檢校官郎中則卿  
監少監員外則郎中太常博士以下則員外  
郎竝無兼官其解試大理評事校書郎正字  
寺監主簿助教者謂之試銜有選集同出身  
例珂按如舊制者蓋謂如唐制也太平之  
改官名蓋以熙陵初卽位未改舊名因避  
諱而然也是時正以職事官爲官名如吏部  
尙書至於職官令錄皆虛名也而不得實涖

其事以知判官爲職事如判尙書都省至於  
權知某州縣皆實職也而不關所帶之官以  
階爲恩以勳爲品以爵邑功臣爲假寵以檢  
校試官爲帶銜故咸平四年左司諫知制  
誥楊億轉對上疏有曰勳散之設名品實  
繁朝散銀青猶關命服護軍柱國全是虛名  
欲乞自今常參官勳散俱至五品者許封贈  
官階勳俱至三品者許立戟又五等之爵施  
之於今雖有啟封之稱曾無胙土之實苴茅

建社固不可以遂行翼子詒孫亦足稽於舊  
典欲乞內外官封至伯子男者許蔭子至公  
侯者蔭孫國公者許嫡子嫡孫一人襲封又  
當今功臣之稱始於德宗幸奉天扈蹕將士  
竝加奉天定難功臣之號因一時之賞典爲  
萬世之通規近歲以來將相大臣加至十餘  
字者尤非經據不可遵行所宜削除以明憲  
度可以見當時士大夫之厭於虛名者矣然  
祖宗承隋唐末流襲爲定例故不見其用而



惟見其冗若其初始之初磨鈍之具不窮於  
一偏要亦自有深意何以言之自元豐定  
官制歸階官於寄祿還職守於百司盡削功  
臣略餘檢校試官俱罷爵邑僅存繼自政  
和而來又捐勳轉之令則朝廷之上所以  
褒功賞能馳恩馭幸者惟階職官守而已  
祖宗存此名也雖以例轉或以赦遷而猶閒  
繫服色之重輕資序之深淺封蔭之厚薄初  
未盡捐之也且階官至員外郎則可以任子

庶官帶貼職則不限隔郊至於郎曹寺監侍  
從宰執截截乎有恩數品秩之異然則所用  
者皆實賞也檢校之略餘者惟武階有六等  
多不盡轉閒又徑自旄鉞陞尉府亦幾於無  
爵邑實封雖不改舊而惟遇 郊需有司按  
格法定封及宰執初除循故事謂之加恩耳  
亦不以爲賞也虛名旣偏廢而吏勞不可不  
酬惟其不可不酬故官賞不得不濫惟其不  
得不濫故貼職不甚貴重銓選奏補益祥揆

今肇昔在 本朝厭之猶之可也其在隋唐  
其可以虛名厭之哉珂又按階散勳官在前  
世合於一至唐則析而爲二階勳功臣檢校  
在唐析於四而 本朝則合於一其用與不  
用實寓見於是自宋齊梁陳後魏北齊以來  
諸九品官皆以將軍爲品秩謂之加戎號此  
正如 國初軍制皆以御史爲品秩謂之加  
憲銜也梁制雖親王起家未加將軍不開府  
不置佐史官可以見一時以此號爲重然其

實未嘗將屯亦虛名耳隋既受命高祖採後  
周之制置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上  
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  
儀同三司大都督帥都督都督總十一等以  
酬勤勞又有特進左右光祿大夫金紫光祿  
大夫銀青光祿大夫朝議大夫朝散大夫竝  
爲散官以加文武官之德聲者竝不理事又  
有翊軍等四十三號將軍品凡十六等爲散  
號將軍以加檢校居曹有職務者爲執事官

無職務者爲散官戎上柱國已下爲散實官  
軍爲散號官諸省及左右衛武侯餘左右監  
門府爲內官自餘爲外官散官之名肇見於  
是還攷漢制光祿大夫太中大夫郎議郎中  
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數十人特進奉朝  
請亦皆無職守優游祿秩則官之有散自漢  
已有之矣然當時之仕於朝者不任以事則  
置之散正如今日宮觀設官之比未有以職  
爲實以散爲號如後世者也故成都侯王商

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是正如今  
日兼官不可以官稱爲比梁制左右光祿金  
紫光祿太中中散等大夫竝無員以養老疾  
遡而攷之魏晉宋齊元魏下而攷之陳北齊  
後周隋亦莫不有之參見於九品十八班之  
閒元魏初又嘗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  
九百官有闕則取於其中以補之蓋皆以儲  
才待須而亦與諸職事官均其勞佚也逮  
隋開皇六年始置六品以下散 八郎爲正

階八尉爲從階正六品上爲朝議郎下爲武  
騎尉從六品上爲通議郎下爲屯騎尉正七  
品上爲朝請郎下爲驍騎尉從七品上爲朝  
散郎下爲游騎尉正八品上爲給事郎下爲  
飛騎尉從八品上爲承奉郎下爲旅騎尉正  
九品上爲儒林郎下爲雲騎尉從九品上爲  
文林郎下爲羽騎尉準前所置散官見於諸  
品者上柱國爲從一品柱國特進左右光祿  
大夫爲正二品上大將軍金紫爲從二品大

將軍銀青爲正三品上開府朝議爲從三品  
開府朝散爲正四品上儀同爲從四品儀同  
爲正五品大都督爲正六品帥都督爲從六  
品都督爲正七品通而觀之則九品之內皆  
有散官以酬勞矣惟正一品虛而不置所以  
章其貴也煬帝嗣位多所改更先罷特進次  
罷十一等酬勞官八郎八尉四十三號將軍  
并省朝議大夫置九大夫八尉自一品至九  
品別有其制其九大夫從一品曰光祿正二



品曰左光祿從二品曰右光祿正三品曰金  
紫從三品曰銀青正四品曰正議從四品曰  
通議正五品曰朝請從五品曰朝散其八尉  
正六品曰建節從六品曰奮武正七品曰宣  
惠從七品曰綏德正八品曰懷仁從八品曰  
守義正九品曰奉議從九品曰立信繼雖復  
儒林郎文林郎列之七品八品正乃隸祕書  
省置二十人若三十人專以明經待問撰錄  
文史爲職又若職事官無與於散階也尋又

置散騎郎二十人爲從五品承議通直郎各三十人爲正從六品宣德宣義郎各四十人爲正從七品徵事將仕郎各五十人爲正從八品常從奉信郎各五十人爲正從九品是爲正員竝得祿當品又各有散員郎無祿隨又改常從爲登仕奉信爲散從自散騎而下皆主出使量事大小據品以發之則正如

國初九品京朝官皆在 京師其罷職者歸本班守本官其出使者知某州轉運某路之

制耳尚書省六曹皆置承務郎一人同員外郎之職乃正與今尚書郎等又非散號如限員以設散官使其別有所授決知其必不復徒帶以爲美觀也而唐乃析之郎大夫之秩光祿中散之養疾儒林文林之待問一歸之於文散散號將軍參取雜置益以校尉一歸之於武散柱國等號本以酬勞武騎諸稱竝同郎位一歸之於勳官則散階也勳官也唐雖因隋而所用未嘗因隋有職者改爲虛名

徒名者置在兼秩是所謂前世合於一而唐則析爲二史大奈與高祖興太原飲馬泉之戰以多授光祿大夫階李晟以復復元勳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卽日詔子愿爲上柱國故事柱國門列戟遂父子皆賜杜淹正觀中檢校吏部尙書再加檢校侍中代宗以射生軍清難而有寶應之稱德宗以涇軍煽逆而有定難之號後隨事而賜亦無定名故唐之有功者或敘階或賜勳或加以檢校或

寵以名號皆上之人有以寓一時之微權而  
初無階升必致之道四者竝用而又申之以  
封爵重之以實封馭貴馭富又雜取而輔之  
在 祖宗朝若功臣之名猶有官不當賜而  
特賜者如 開寶之於王明 太平興國之  
於杜彥鈞陳信從郝正 大中祥符之於王  
承美 天禧之於向漢通 南渡以後 高  
皇舉久廢之典以寵二三大將其他則不多  
見也每一遇郊官至某則加功臣若干字酬

勳若干級進階若干等徹國若干戶竝舉而  
予之故世但以爲煩而不見其用是所謂唐  
析於四而本朝則合於一旣合矣而不能  
分此所以發神宗皇帝之獨斷一舉而盡  
去之也政和罷勳官徒以太平之世不欲  
用議易之而未暇孝宗淳熙閒廷策多  
士發爲清問有意復之而未能誠使無竝  
用之術祖已成之例一歸之有司則雖無復  
可也因虛以濟實卽名以輔治一歸之君

上則雖盡復之亦可也世之議者多以其名  
之混淆未易別白故表而著之以俟觀者擇  
焉又按光祿在晉已分左右魏舒嘗加右光  
祿大夫而西漢之初無印綬秩止比六百石  
東漢已秩二千石法固應銀章青綬至晉始  
有加金紫者李熹嵇紹吳隱之輩是也熹傳  
又載泰始全詔其因光祿之號改假金紫正  
當是事始然未嘗入銜故南齊任遐有乞一  
片金之請還攷宋初乃嘗贈臧儁爲金紫光

祿已連稱謂元魏何時乃亦有之而又以銀青入銜遂煥然析爲二官矣梁制金紫光祿次左右光祿光祿次金紫所謂光祿者蓋銀青如舊制是以不重出耳元魏亦敘左右光祿於金紫銀青之上齊承魏制陳因梁法後周於金紫銀青又各分左右皆在左右光祿之下隋唐而降迄於本朝敘階之法亦莫不然唐去光祿左右字元豐定官制乃隕二階之班於光祿之上不知何所爲也其他



如朝議置大夫而廢郎蠟朝請於通直下宣  
德於朝散 政和改制又以登仕將仕爲未  
仕之官列之文林之下又以郎大夫爲勇爵  
不用將軍校尉等官皆與唐制不合云

愧郟錄卷第七